

欽定唐書

十二卷
一九四八

唐書卷八十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九

李密

李密字玄邃一字法主其先遼東襄平人曾祖弼魏司徒賜姓徒何氏入周爲太師魏國公祖暉邢國公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遂家長安密趣解雄遠多策略散家貲養客禮賢不愛藉以蔭爲左親衛府大都督東宮千牛備身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澈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

此兒顧眄不常無入衛它日述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大喜謝病去感厲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羈乘牛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于道按轡蹕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立感曰吾觀密識度非若等輩立感遂傾心結納嘗私自謂密曰上多忌隋曆且不長中原有一日警公與我孰後先密曰決兩陣之勝噫鳴咄嗟足以警敵我不如公擎天下英雄馭之使遠近歸屬公不如我大業九年立感舉兵黎陽遣人入關迎密密至謀曰今天子遠在

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彊胡號令所通惟
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
其後不旬月齎糧竭舉麾召之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
南天下定矣上計也關中四塞之地彼留守衛文昇易
人耳若徑行勿留直保長安據函嶺東制諸夏是隋亡
襟帶我勢萬全中計也若因近趣便先取東都頓兵堅
城下不可以勝負決下計也玄感曰公之下計乃吾上
策今百官家屬皆在洛當先取之以搖其心且經城不
拔何以示武密計不行玄感至東都所戰必克自謂功
在旦暮旣獲內史舍人韋福嗣遂任之故謀不專密福

嗣恥見執策議皆持兩端密揣其貳謂玄感曰福嗣窮
爲我虜志在觀望公初舉大事姦人在側事必敗請斬
以徇不從密謂所親曰玄感好反而不圖勝吾屬虜矣
福嗣果遁去會左武侯大將軍李子雄得罪傳送行在
道殺使者奔玄感勸舉大號玄感問密密曰昔張耳諫
陳勝自王荀彧止魏武求九錫皆見疑外今密將無類
之乎然阿諛順旨非義士也且公雖屢勝而郡縣未有
應者東都尙彊救兵踵來公當率精甲身定關中奈何
亟自帝玄感笑而止及隋軍至玄感曰策安決密曰元
弘嗣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因引軍西從之至

陝欲圍弘農宮密曰今給衆入關機在速而追兵踵我若前不得據險退無所守何以共完玄惑不聽留攻三日不能拔引去至閬鄉追及而敗密羸行入關爲邏所獲與支黨護送帝所密謂衆曰吾等至行在且菹醢今尙可以計脫何爲安就鼎鑊衆然之乃令出所有金示監使曰卽死幸報德使者顧金禁漸弛益市酒飲笑譁守者懈密等遂夜亡去抵平原賊郝孝德不見禮去之淮陽歲飢削木皮以食變姓名爲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遁免往依媚媚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季才家

爲吏迹捕復亡去時東郡賊翟讓聚黨萬人密因介其
徒王伯當以策干讓曰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
之遼海和親絕於突厥南巡流連空棄關輔此實劉項
挺興之會足下資豪傑士馬精勇指罪誅暴爲天下先
楊氏不足亡也讓由是加禮遣說諸賊至輒下因爲讓
計曰今稟無見懼難以持久卒遇敵其亡無時不如取
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逸馬肥乃可與人爭利讓聽之遂
破金隄關徇滎陽諸縣皆下滎陽太守楊慶河南討捕
大使張須陁合兵討讓讓素憚須陁欲引去密曰須陁
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爲公破之讓不得已陣而待

密率驍勇常何等二十人爲游騎伏于丘莽間須臾素輕讓引兵搏之讓少却伏發與游軍乘之遂殺須臾十三年讓分兵與密別爲牙帳號蒲山公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士皆若負霜雪然戰得金寶盡散之繇是人爲用復說讓曰今羣豪競興公宜先天下攘除羣凶寧常剽奪草間求活哉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振窮乏百萬之衆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鄙隴志不及此須君得倉更議之二月密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拔興洛倉據之獲縣長柴孝和開倉賑食衆繼屬至數十萬隋越王侗遣將劉長恭房胤討密又令裴

仁基統兵出成臯西密乃爲十隊跨洛水抗東西二軍
令單雄信徐世勣王伯當騎爲左右翼自引麾下急擊
長恭等破之東都震恐衆保太微城臺寺俱滿讓等乃
推密爲王建號魏公鞏南設壇場卽位刑牲歃血改元
永平大赦其文移稱行軍元帥魏公府以讓爲司徒邴
元貞左長史房彥藻右長史楊德方左司馬鄭德韜右
司馬單雄信左武侯大將軍徐世勣右武侯大將軍祖
君彥記室城洛口周四十里居之命護軍將軍礮進逼東
造雲旂三百具以機發石爲攻城械號將軍礮進逼東
都燒上春門四月隋虎牢將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降

長白山賊孟讓以所部歸密以仁基爲上柱國與讓率
兵二萬襲回洛倉守之入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橋隋出
軍乘之仁基等敗還保鞏司馬楊德方戰死密自督衆
三萬破隋軍於故城復得回洛倉俄而德韜死乃以鄭
頊爲左司馬鄭虔象右司馬諸賊帥黎陽李文相洹水
張昇清河趙君德平原郝孝德皆歸密因襲取黎陽倉
永安大族周法明舉江黃地附之齊郡賊徐圓朗任城
大俠徐師仁來歸密令幕府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
下震動護軍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項背之亡
漢得之王今公以仁基壁回洛翟讓保洛口公東鎧倍

道趨長安百姓誰不郊迎是征而不戰也衆附兵彊然後東向指搗豪傑天下廓清無事矣令遲之恐爲人先密曰僕懷此久顧我部皆山東人今未下洛安肯與我偕西且諸將皆羣盜不相統一敗則掃地矣遂止是時隋軍益出密負銳急與之礮中流矢卧營中隋軍乘之密衆潰棄倉守洛口高祖起師太原密自謂主盟遣將軍張仁則致書于帝呼爲兄請以步騎會河內帝覽書笑曰密陸梁不可折簡致之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是生一隋密適爲吾守成臯拒東都兵使不得西更遣剽將莫如密吾寧推順使驕其志我得留撫關中

大事濟矣令記室溫大雅作報書厚禮尊讓密大喜示其下曰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九月遣將李士才將兵十二萬攻隋鷹揚郎將張珣河陰舉之珣極罵不屈死齊方士徐鴻客上書勸密因士氣趨江都挾帝以令天下密異其言具幣邀之已亡去煬帝遣王世克選卒十萬擊密世克營洛西戰不利更陳洛北登山以望洛口密引度洛與世克戰密兵多騎與長槩而北薄山地隘騎迂不得騁世克多短兵盾積蹙之密軍卻世克乘勝進攻密月城密還洛南引而西突世克營世克奔還師徒多喪孝和溺死洛水密哭之慟自是

大小六十餘戰。翟讓部將王儒信憚密威望，勸讓自爲大冢宰，總乘衆務，收密權。讓兄寬亦曰：「天子當自取，何乃授人？」密聞之，與鄭頊陰圖讓。會世克兵又至，讓出拒。少退，密馳助之戰。石子河，世克走。明日，高會饗士，讓至密所，密令房彥藻引其左右就別帳飲。密出名弓示讓，讓挽滿，遣劒士蔡建從後擊之，并殺其兄姪及儒信。密馳入讓壁，慰諭士無敢動者。以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兵，隋將楊慶守滎陽。因說下之。世克夜襲倉城，密伏甲殪其衆。義寧二年，世克復營洛北，爲浮梁絕水。以戰密，以千騎迎擊，不勝。世克進薄其壘，密提敢死士。

數百邀之世克大潰士爭橋溺死者數萬洛水爲不流
殺大將六人獨世克脫會夜大雨雪士卒僵死且盡密
乘銳拔偃師修金墉城居之有衆三十萬又與東都留
守韋津戰上春門執津於陣將作大匠宇文愷子儒童
河南留守職方郎柳績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河內郡丞
柳燮皆降於是海岱江淮間爭響附竇建德朱粲楊士
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尙周法明等悉上表勸進府官
屬亦請之密曰東都未平且勿議五月越王侗稱帝六
月宇文化及擁兵十餘萬至黎陽侗遣使授密太尉尙
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平化及而後

入輔密受之乃引兵東追化及黎陽密知化及乏食利
速戰乃持重以老其兵使徐世勣保黎陽倉化及攻不
可下密與隔水陣遙謂化及曰公家本戎隸破野頭爾
父子兄弟受隋恩至妻公主上有失德不能諫又虐弑
之冒天下之惡今安往能卽降尙全後嗣化及默然良
久乃瞋目爲鄙語辱密密顧左右曰此庸人圖爲帝吾
當折箠驅之乃以輕騎五百焚其攻具火終夜不滅度
化及糧盡乃僞與和化及喜使軍恣食旣而密饋不至
乃寤遂大戰童山下密中矢頓汲縣堅壁化及勢窮掠
汲郡趣魏縣其將陳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密前

後相踵初化及留輜重東郡遣所署刑部尙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由是引而西遣使朝東都執弑逆人于弘達獻於侗侗召密入朝至溫聞世克殺元文都乃止遂歸金墉拘侗使不遣初密旣殺翟讓心稍驕不卹士素無府庫財軍戰勝無所賜與又厚撫新集人心始離民食興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於道踐蹂狼扈密喜自謂足食司倉賈潤甫諫曰人國本食人天今百姓飢捐暴骨道路公雖受命然賴人之天以固國本而稟取不節敖庾之藏有時而傷粟竭人散胡仰而成功不聽徐世勣數規其違密內不熹使出就屯故

下苟且無固志初世克乏食密少帛請交相易難之邴元真好利陰勸密許焉後世克士飽降者益少密悔而止武德元年九月世克悉衆決戰先以騎數百度河密遣迎戰驍將十餘人皆被創返明日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卽山待之密議所便裴仁基曰世克悉勁兵來東都必虛請選衆二萬向洛世克必自拔歸我整軍徐還兵法所謂彼歸我出彼出我歸以疲之也密眩於衆不能用仁基擊地嘆曰公後必悔遂出兵陣世克陰索貌類密者使縛之旣兩軍接埃霧囂塞世克軍江淮士出入若飛密兵心動世克督衆疾戰